

易

意

參

疑

易參疑外編卷之二

三三
上下

比吉原筮元未貞死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天下之道只是一箇仁而已矣所謂元善也然仁而不怕則為私意所間非永也仁而不正則流于姑息非貞也總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為人而比就是吉天下歸心四海效順其道大行死一夫不被其澤何吉如之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歸非德不可故必原筮自審果有長永貞固之德則可以當天下之歸而死負于父母斯民之責所謂仁者宜在高位夫何咎由是至仁之所感召近者被澤而悅遠者聞風而趨九未比而有不寧者亦皆方來而不已矣彼後至者自外于生成之化是自取凶也王者何容心哉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九五顯比于上而天下臣民仰而歸之邑人不誡而傾心君子從王而外比所謂以萬邦而仰一人也故為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剛者德性常用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先一毫間斷之私无一毫偏倚之雜所謂永且貞也剛中就是元永貞不可作兩層看 在卦為剛中在人為三德其實一也元永貞者即剛中之别名惟九五有是德故係之以此辭耳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先王統馭天下日欲與百姓相親然欲以一人而親天下日亦不足矣是以外選五方之賢內選九族之親或有里或五十里或七十里或不能五十里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巡狩述職朝

聘往來之禮皆所以親諸侯也親諸侯則諸侯爭宣德
意以愛養百姓而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乃所以親天下也
先王封建之典豈徒爾哉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此之建國
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人臣比君之始所謂士人第一步乃進身之初也始而不孚就
有欺君的念則終身事業於此大壞其咎大矣是必精白此心
于委質之始忠以事君誠以任職而有孚比之則即此始比之
心就可以无愧于人臣之義而欺君之咎固自信其可免矣然
有是孚信之心就當充滿此心而始終如一始進以之宜成以
之真可以對諸天地質諸鬼神則其誠意懇至如物之積實而
盈缶矣是雖不過自尽其心以求免于欺君之咎而已固无復

其他也然誠意字格終來自有文念行此而得馬意其崇自有出于意望之外矣所謂至誠而不傷者未之有也故曰終來有他吉言不但无咎而已終衷的終字對比之刻有如字說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楊雄為莽大夫荀彧臣於曹瞞皆比而失正者也枉已未能以直人不正則不吉矣二以柔順中正而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始進不苟知君之可比而有內出以比之由側微之陋而上達于天子之庭正而且吉者也占者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且自得君行道之功故曰貞吉

不自失也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六二自內比外而行

其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謂內不失已也故不自失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處近君之位居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上應九五剛中之君此贊襄左右以道事君者也夫事得其君則正矣由是上焉贊成顯比之治下焉固結順從之心何吉如之二之內比是將出而仕者四則近君之位是已仕者故為外比

以從上也

象言四之比五固為以道而相合實為以分而相承蓋道之所

在則九五賢也四之所當比也分之所在則九五君也四之所當從也四非五本非其應故特以分明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一卦五陰之比是以其為比也廓然太

公而萬物一体有周徧天下之惠而先容心于知感之間付失
得于勿恤蓋功利于兩忘而比比之于始終比之于內外者亦
罔效其德而從其化熙熙相忘于蕩上平上之中此其為
比于上者如覆載而親比于下者如萬物比道之光明正大抑
何顯也故為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如是則君道得
治道成時雍近衛之化雍熙太和之休莫盛于茲故曰吉用三
驅失前禽上之无私也邑人不誠下之化于无私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无偏无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之純故溥之為蕩上平上
之治而比道光顯如此所謂用天德便可語王道

捨逆取順失前禽也

失前禽何也蓋王者以公心待天下而不以成心留天下顯比

之餘天下之德我與否一死之心猶用者雖以獲禽為事不以
盡物為心取其順不追其逆故前禽之逆而不順者失之也蓋
正者之民雖死不順而即其死計較之私則有若不尽民之心
者故其取象如此

邑人不識上使中也

不誠只是廣大自得此上韓上 不誠不知的氣象王者顯比无
私以公道示天下而天下亦以公心應之自不規一為驢虞之
態而相忘于大道之公是民之化中君君使之然也故曰上使
中此至公至神之化惟公故神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言无首之比卒无以善其後何所終哉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
不足以為首牙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三三三 乾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量但能止于一時不能制于悠久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故卦名小畜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辭雖兩項義實相因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道之枕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巽是舒徐慎密而善藏其用健而巽是內有秉道嫉邪之心而外无忤壯用罔之失危行而言遜也剛中剛是德中是位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看來剛中而志行只該說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操縱闕關叔犹在我而不尽移于小人是其德其勢

皆有可為故不為陰所畜而陽之亨自若也謂之乃亨者言小畜何以得亨惟健而與剛中所志行乃其所以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注也

密雲不雨之象何也以陰畜陽未極而吾道之正氣猶得以發舒而尚進也惟陽之尚進故陰雖得時用事如雲起於西郊而猶未能大展其施以肆害於君子也蓋陰之與陽勢死兩盛陽之尚往如初則陰之設施未究其理有固然者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

君子以懿文德

文者德之彰記曰文以君子之德是也君子敦尔威儀慎尔出詔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此一身之文德是亦所以為畜也然亦自小畜之象言之耳若以全体之孝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

之畜固有大於此者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君子莫重乎始進初雖與四為應然體乾居下得正遠陰故能始進以正而不為陰所畜其復以道非其道不往也如是則无枉道之失而有行道之功何其咎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以道而後固无自失之咎矣九二之能牽復者何哉由其以剛在中養重於內故亦得其所守之正而不自失也剔出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

九三與說爻夫妻反目

九三上進之志本與初二同但剝而不中无可貞之守而迫近于四多比泥之私本是一箇正人君子一時主張不定乃為所

畜而不能進既不能自道而復又不得連類而進如與之說輒
不足以有行也然係畜之私然不可久而三以志剛之士又不
能久安于其下者始之以不平之情加之以相察之志而爭固
其所必至矣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
不能處而與之爭其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爭也激于一時之
忿三之進退胥失之矣

不能正室也

剛正如初剛中如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四亦烏得而免之九
三不能自守是以為陰所畜蓋其行義之不堅故能動之以利
守正之不固故能誘之以邪否則律身以道雖一毫不可干以
私者豈至為陰所畜而終有不平之爭乎故曰反目由于說輒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乾体言則四獨為小人以巽体言則乾皆為強暴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四以陰畜陽不死傷害憂惧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体本孚信之誠而得二陽之助謀無衆思而可死反噬之害動居研策而可死不戢之虞故為血去惕出之象占者如是則足以自固而无不勝之咎矣蓋濟事以人而感人以信此有子之為貴也若燕昭用樂毅之策連趙魏以伐齊先主用孔明之謀結江東以抗魏此爻似之

九五有孚孚如富以其隣

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孚衆志而屈辭力不能畜也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之至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而上九六四信之而不忍雖惟處尊則勢力之厚足以號召天下之歸而上九六四尊之而不敢背以此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而占可知昔唐

之潘鎮陟洪憲宗初年與裴度黃裳諸臣協謀專制以故承宗
削地淮蔡底平則此爻之義

不獨富也

既謂之有孚幸如則是信以感人誠以動物不獨以其富厚之
力而已此如劉先主當顛沛艱難之際信義愈明故能借力于
荆州結好于孫叔以成鼎足之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兌望君子征凶

湯與陰和非其情也上九居卦之上畜極而成陰制乎陽受
制陰不和者既和而風裁先以自見欲進者不進而正氣先以
發舒焉既雨既處之象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亦由陰德之
盛在彼有方張之勢而養成之過在我失未然之防故陰之盛
也陽尚之也陰之畜也陽致之也咎不在陰而在陽矣然陰加

於陽乃以知于正以理言之雖貞亦厲况未必貞乎若以時而
決君子之進退則陰盛抗陽之時君子不可以有行也苟有行
焉則陰邪之禍將不免矣凶何如哉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
載責君子歸咎于其初也既言月几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
患于其終也易為君子謀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三三

死下
死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至柔乾至剛以柔遇剛而踵其後以勗進非所履而履故名
履者危之也然兌本和悅以遇乾剛則所臨以強暴為能謙沖
退讓以處之從容談笑以揖之不為傷害所及猶履虎尾而死
咥人之凶也以是求進則隨其所向无不如意尚何往而不亨
乎卦危其履辭善其占人顧自處何如耳胡氏曰人之涉世必

履危而不傷乃見所履易辭危亡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履
憂患以履卦為首

說而應乎乾

說非媚悅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大抵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自來
世故如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光明說開一步五本居位以九居五是以前中正而履帝位德
與位稱夫何疚由是剝中正之發權于事業而敷布於天下自
然光輝明盛格上下而光四表矣卦德有履危不傷之善所以
為亨卦体有居尊有為之善亦所以為亨故併及之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澤定位卑高以陳是見天地間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履禮而

已故有履之象夫子則之因見天下之民有上有下猶之天澤也於是現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禮位上位下列以車服秩以米量以辨公卿大夫士之異位而別其名器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出位之思以辨農工商賈之異趨而齊其職業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非分之望則尊卑不相紊貴賤不相凌僭亂不起奸黠不生天下之心從此一矣使禮制不明上下區別則名分倒懸僭擬无極廢人謀為士謀為大夫大夫謀為卿士謀為公士謀為天子如所謂諸侯請隧大夫八佾廢人帝服倡優后飾者接迹天下將何紀極哉以是知聖人制禮之功直與天地同節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是素也抱負者又在下居初是當發軔之始而志節

方鏡者也故其所行无非素履初不以富貴功名而變其素履之守占首如是而往則始進而不移其素時出而善用其素謂不負所孝矣

獨行願也

生平志願欲如此做事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此做事此便是不負其初心了故曰獨行願謂之獨者非人不能而彼獨能之只是一切外務皆不足以奪其行道之心意馬時山嘗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行也初之行願其真能行道矣

九二履道坦坦 函人貞吉

道本有自然之安何等坦夷亦易所謂面前好田地天下平路歧也九二居下无應禾為時用而以剛中自守順適于斯道之

中而是非榮辱无所羈係故為履道坦下所履皆道守已得矣
不其貞乎斯道之中自有真樂不其吉乎非幽人不足以當此
巢由脫迹桐江高卧其履道之幽人不染縲于世故者也

中不自乱也

凡人德有不足者始以身外之物為重輕惟有中德則吾道自
足而无顧外之意故能不以富貴利達乱其心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或人為于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才德不足而果于自用故无見事之明而
碩欲妄行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如眇不能視而強視焉无任事
之才而碩欲妄動所謂行險僥倖者也如跛不能履而強履焉
以其後亂則剛愎之氣有以觸剛忿之心而動與禍隨矣然彼
虎尾而噬人也其凶可知又以此剛暴之人使其幸而倚志則

如武人而為大君終播其惡于衆而歛其怨于已亦歸于咥人之凶而已豈能久哉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九四居大臣之位而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中履之所謂挾震主之威居不賞之功者此正危机所伏故為履虎尾之象然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戒懼而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所謂有嚴有翼亦保亦臨者此所以上安而下從之始雖危疑而終則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本英明之主且下无諍直之臣主張太過求治太急凡因革廢置生殺予奪惟任己意以為之而无所留礙是為夬履天天下事變权宜不一雖以慎重為之犹且萬一失錯况任情過暴

鮮有不敗焉者雖貞亦厉况不貞乎

夬履貞厲位不當也

正則挾可為之才當則挾有為之勢是以果於自用而无持重謹密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爻當履道既成之日正反觀自驗之時故周公教占者當視所履以考其祥上者福之兆凡事做到了頭時節吉凶雖未可知而其祥兆之先則必有可占者故降祥在天而動履在人惟反覲以考驗而已如可履團圓滿足无一不當天理无一不合人心而周旋无虧則自求多福而百祥俱至元吉可考而知矣若所行少有虧欠則自足以語此也蓋吉凶禍福皆人所致其末端於天下若反求於己是故君子一事不敢苟且一步

敢放過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兩字重人情鮮克有終上九復道終矣乃以視履其旋而當有元吉之應則其多福永綏繫社交錫當何如哉故慶曰大有言非尋常之福也大跟元字來

䷋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朱子曰若謂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用盡去那小人尽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天地交而二氣匯故為泰又以卦体卦變言之小者往則在外者皆小人大者來則在內者皆君子此世道之泰可以有為之時也占者果有君子之德則君臣胥慶於明良之過德業交成

于上下之孚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故曰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全傳

此釋泰之名詞而悉其蘊見天人之無際其陰也蓋世道之泰惟天地啓其端惟君臣昌其會而所以共成其盛者則由于淑慝之各得其分也卦名為泰詞曰小往大來吉亨果何謂哉蓋乾天道也君道也造化之陽人心之健而人類之君子也坤地道也臣道也造化之陰人心之順而人類之小人也今卦以上下言則乾下坤上以內外言則乾內坤外是在天地為一元之會而化生万物之氣熙然流通此天地所以啓泰之運也在君臣為一德之交而與道致治之志渾然大同此君臣所以成太之治也不惟是也明此于陰陽以現造化之太則陽明用事而陰慘為之不行小往大來之義見于造化矣明此于健順以現

入心之泰則天德為主而柔邪為之退听小往大來之義徵于
人心矣明此于君子小人以現人道之泰則國有元良君子任
內以制小人朝无倖位小人在外以奉君子時未必皆君子而
君子之道則寢明而寢長矣時未必无小人而小人之道則浸
微而浸衰矣小往大來之義又有徵於人道如此是故观天人
之際辨淑慝之几而泰无悔蘊矣伏羲文王所以交為之慶而
名卦係詞之善不以是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天地交而二氣通太之象也人君當此之時當尽所以致太之
道是故天地之道渾々淪々无所分辨不能无太過處聖人以
心極之經綸而範圍一中之造化明天之時畫地之維昭人之
紀於渾淪中裁處成就時分曉是能辨其所未辨故為裁成其

道以其体之自然而言則曰道是統体宜就是道之宜以其
用之當然而言則曰宜也天地之道各有所宜然其道无心而
成化不能有所創造作為以便民生似竟有些不及聖人以其
有心之制作而贊助乎不洽之神功用天之時因地之便秩人
之倫天地无心而吾有心以成其能所謂為其所未為也故為
輔相其宜若此者正以人之生理不能以自遂而為天地養之
使人得以遂其生人之德性不能以自復而為天地復之使人
得以若其性是哉成輔相乃左右乎斯民俾皆得以道天地之
道而宜天地之宜所以為天下開太平者至矣故曰有天无地
做不得有天地无人君亦做不得六開一代之治運后開一
代之治功造化功業實相表裡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天地交泰之時正君子行道之日初九以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或出於意氣之相期乘時而並起或得于聲聞之偶合際會以同升如坎則同心共濟成輔太之功夫不其征而吉乎以其彙初以之也

志在外也

三陽以天下為心蓋欲贊我成輔相之功弼左右斯民之治而不為一身一家計者此所以彙征而吉也一涉於私則黨同而健何吉之可言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剛中之才當主太之責治之得乎中道者也居此位得此占者可不求合乎此爻之中哉是必思太寧之世激之則不勝其戾玩之則不勝其弊是以人事之當自者則容之以納汗宸

治之量不傷于迫切而不洪人事之當革者則奮之以強毅果
確之功不狃于因循而不狹隘者吾恨其或遺則事而其隱才
錄其微而長慮却顧不忘乎遠近者吾恨其或昵則法行自近
恩割至情而秉公持正不牽于私以是四者而交相為用則一
張一弛政足以和一剛一柔用足以均既有以養天下之元氣
而渾厚之治體常存又有以作天下之神氣而精明之治功不
替可以保大道于无虞矣不有以合此又中行之治乎包荒能
容所以養威馮河能斷所以起廢不遺然後為容之至不昵然
後為斷之極天理之當然恰好的便是中當容而容當斷而斷
行之中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由心上做起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心源廣

大故其牽動光明施為濶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自无不當于理而得中行之道蓋光則思慮明審而不昧于久遠之圖所以知剛知柔而能察乎中大則規恢宏遠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以不割不柔而能休乎中周公論相業說箇中行孔子推本其心體說箇剛大可見得大臣心事合一存諸內則為光大發諸事就為中行

九三无乎不陂无往不復艰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世无有常平而不陂以見太之必否也陰无有常往而不復以見否之必来也聖人于天下之患不啻之于已然而嘗戒之于特然九三將過乎中不好的時節將到了故以平陂仁復之理推之者危之之詞也任世道者處此要當上畏天命之不易留

下畏民心之不易保而不敢忘宵衣旰食之懷所謂艰也處高

危則思謙降履盈則思挹損而不敢有好大喜功之為所謂貞也如此則人定勝天平不破往不復而无咎矣固不必憂其必破必復而大亨之福可以常享于无穷也无平二句天道也艱貞人事也以艱貞而无咎其盡入謀而回天命者與

天地際也

際交會之間言治乱循環之會陰陽消息之交有世道之慮者不能不惕然于斯矣

六四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翻：兼三陰說以鄰以孚則專言四以之也陰邪得志勢必復合四與二翻：下復非有力以致之而其類自相從非有心以戒之而其志自相信既曰翻：又曰以隣以孚甚言其黨類之易集也夢之深故言之切慮之遠故說之詳如此

解上 不富皆失寶也

爻詞下復主進用說小象下復主退處說意雖相反然周公之意所以戒君子夫子之意所以抑小人異致而同歸者也三陰不復何也以居上非三陰之分所以翻上然退處其不待戒令何也以居下乃三陰之心上所願復何待于戒故曰不戒以亨上卦坤体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則非分守之常名與實而相違上與下而倒置惟其失實故下復以就實耳夫居上既非其宜居下乃其本心然則下復者本其中心之願又何俟于戒人而後信哉

以社元吉中以行頌也

人君以致治為急則必以下賢為頌但先盛中之善則偏于声色貨利惑于左右諂邪有是心而不果者多矣誰能行其頌乎

五有柔中之德故能虛心下賢蓋不徒有是心而實能行是願
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故以祉元吉

三三

坤上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則不可一日无君子否既不利于君子
之貞則非世道之常矣故曰匪人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當否之時非君子致用之日苟不能見几而早避難將及矣故
避難莫如儉德儉德者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也使声光
少露則人得物色之美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其能辞乎
昔班固訛龔勝為薰膏是也故必至于祿不可榮然後為能儉
德不可榮以祿非遠而去之只是不知有我而不得以祿及之

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

泰之初君子以類而進否之初小人亦以類而進故其象同君子小人之分正與不正而已三陰類進本皆小人但初惡未形其從善也易故周公以正勉之蓋小人能貞則變而為君子矣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雖教陰邪反正實為吾道防閑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不亨

六二陰柔中正是有小人之心而猶知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然包承者只是外面相從終是偽意最能陷害君子屢是以君子必當安否安否而曰道亨者道牙間于窮達吾能安守其否則吾心之天地亦不失其為太故亨

六三包羞

當世道之否而挽回天命收拾人心必君子之善類能之六三雖志于傷善而亦自知其不可者此正天理良心不可泯滅處即所謂羞也包羞是自羞其有傷善之志不可謂不能傷善而羞味聖人包羞之言其勞小人羞惡之心而愧悔之者至矣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有命者將濟之時而天命之以濟否是天有是時无咎者不極其剛而得濟否之道是人有是事不極其剛只是不亟反之意宋司馬公亟反新法而直至頽後之類亦皆罷之至于轉而為紹聖之禍正坐不用此道畴即類也離者附麗之意曰畴離祉則已之得享其福可知矣

上休否天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剏中正居尊位為能與衆救弊以休息天下之否大人
之事也占者若大人遇之則有以成開太之功吉孰大焉然已
治者雖可喜而不常治者尤可憂又必謹无危之戒嚴未然之
防懲其所可鑒而不忽其所可憂則制治保邦无所不至呀復
之太如係包桑而不可拔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否在否之時而休之猶有漸也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則及
平矣既傾而喜其為世道幸歟

三三三

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昔陽明論孝言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君子之與
人同也亦豈必其盡人之同之然後為大同哉正者人心之公

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吾惟以正道自立於天下而所以同乎人者一出于正則雖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故必利貞然後謂之大同然後謂之于野使與人同者以情而不以理則雖及天下而與之終是一箇私情之合而已。又焉得為大同而于野哉。

困外曰郊上外曰野同人于野亦隨所居之位言如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人心既同則有親有功何往不濟故亨雖大川之涉亦无難矣然所謂大同者非徒為其及人而同之也必其所同者皆為君子之正道好以公好而非徇情以求合是以公是而非同利以為朋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同迹而求同心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

彖曰同人于野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在下之中德之中也以中正之德而應九五剛中正之君明良相遇一德交孚所謂君臣同于朝也故卦名為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大九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太公而无我此卦上體為乾以健而行其裁之也果其操之也斷理足以勝私而能克其偏黨之累道足以御情而能去其柔媚之邪此所以大同无我而得同心之助有以致亨而利涉也亨利者大同之效大同者剛健之為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一節

文明則不蔽于私而能明正理以健則不屈于欲而能行正理中正則在我者正而應則所應又正同德為朋同道相濟也夫

內外物我皆一於正是乃君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則所同者正。有以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同此理。惟徇乎一己之私。故先以通天下之大。惟所同者一出于正。則不拂乎人心之公。而推之家國天下。无所往而不合矣。此所以為大同而自然亨利也。邵子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天下人心。總是一箇理。正是人心同然之理。吾之所同。果出于正。天下人心。必有不能外。是以為同者。故謂通天下之志。言无往而不合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下有名分。而有所謂族。為族而不類。族斯祭矣。故君子本天叙。以正其倫。緣天秩。以昭其紀。類之于朝。斥而三德。六德之族。

以齊而相叙也類之于家庭而大宗小宗之族以世而相守也夫類以合其族則類以分定而人得其所以為同夫天下有名器而有所謂物焉物而不辨物斯淆矣故君子緣物以作其則因分以嚴其防辨之在朝而車旌服御之物有名以別之也辨之在家而居室器用之物有制以限之也夫辨以齊其物則物以類分物得其所以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无私係當同人之初而以剛在下又无係應是其與人同也不問親疎遠近而惟賢惟德以為同不牽于黨與者也如此則公溥之情得同入之道矣然何有焉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義中正字須看得淺不可主君臣說于宗只是親于我者同

之而踈者在所弃厚于我者同之而薄者在所拒如宋之蜀黨
朔黨洛黨相似如此則所感以私所應亦狹安能免于吝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強同於六二恐北攻于九五故伏兵于
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過為之備將敵九五以攘六二也然
揆之以理二固不可以去求而決之以勢五又不可以輕敵雖
至于三歲之久終隱密而不敢發也爻之取象為戒深矣世之
面非已有者徒勞而无功類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隔三攻二故象乘墉始而必取動于氣也繼而悔悟制一里也
過而能改其視三之三歲不興遠矣不其吉乎春秋傳晉人結
接蒲於邾婁邾人辭之以我晉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稱克也引師而去之也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也而同上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此是義即此是法則困是忠志不去道理上做不通便謂之困非分相攻所謂先交而求道義安在故制于義而不得通自竟得困心衡慮便能奮自誇省而反復于義就不去攻了此其改過徙義所以為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大抵人情惡異而喜同故以號咷與笑為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也勝間隔之人也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諂邪得間之意時說謂假勢以伸理作實象看者非是昔玄德之於孔明情好日密羽飛不悅及玄德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

意與此爻相似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无不得也既曰于郊則絕人出世而非所謂同人之義矣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間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志不如此上丈人荷簣之徒所謂果於末之難矣故也

三三離下

大有元亨

以卦象言所照者廣以卦体言所從者衆故名大有當大有之時而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故占者以此治有則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而不通有大之業可保于无虞矣故曰大善而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尊位之中不要把德位平看言六五之位尊為天子然且有大中之德由是上下五陽皆未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而天下大一統之盛矣此不惟有其位而又有其德所以天下歸之是德足以致有也

其德剛健而又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不是卦德言當大有之時而其君人之德又為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剛健則神謀雄斷而全天德之副文明則睿覽聖聰而為天聰明之全此其德之全也由是應天時行而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无非應天之道而與時偕行設典庸禮命德討罪一皆奉天時行此其德之用也是惟德足以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尽制作之能而極推行之利是以元亨全象

意只是德足以致有故名大有德足以治有故曰大亨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善不賞德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賞罰者人君御世之大權也過惡揚善所謂天命天討非人君所私者故為順天休命蓋治有之道去其惡盡其善而已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自然善者日多惡者日寡災孽不生而大有可常保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則无咎

古謂福兮禍所伏故所有既大便常有涉害之理然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應則不弱于私交在初則未履乎盛滿是以未涉乎害而得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使其戒于初而不能戒于后則佚欲易生驕奢日至終不免于驕害

之咎矣故必常存敬畏居宴也則思樽節處盈滿則思挹損惟
恐一入于奢而或流于害則終不免于咎夫无交害是善其初
難則无咎言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居其有而位處其初上心未變是以謙抑尚存而驕吝未起
其不涉乎害宜也只取初義不兼以陽在下上无係應等意蓋
此小象文勢雖與比初同而義實有異比之盈往等語是本爻
詞此之以陽在下等語是朱傳故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君子以德為車便有其任而无其德是為虛車而已其何以勝
天下之任二以剛中之德而承九五之應文武之所兼資中外
之所倚重如以大車而物无不載者占者有所往而如是則克

當大任厥有成功其應天時行以致天下之有者必能贊襄以底績何咎之有成治順天休命以保天下之有者必能贊襄以底績何咎之有此伊傳周召之徒然後可以當坎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處虛中之君廟堂贊密勿之謨忠悃竭腹心之愛凡先事而為治有之規後事而為保有之道无不論思猷納于其君如公之入覲于天王而方物之畢獻也使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則為小人而已謀猷不足以入告而忠益无有于論思故雖得此占者莫能當也

九口匪其彭无咎

五以柔中之主而四以剛近之四之權位已盛所謂彭也然其居柔故辭亦重而九益恭位高而心益下服飾器用不敢備差

刑賞予奪不敢自用其不至于僭逼而過盛如此則叔維盛而
分不踰上安而下從之矣何咎之有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
疑孔明身都将相而後主不忌用此道也諸理齋曰三到正不
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明辨哲也

加一哲字言其明辨之深所辨者天冠地履之分虧盈益謙之
理故不敢一毫僭差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能推誠任賢而誠信之極足以固
結天下人心故一時天下人心亦皆中心悅而誠服上以誠感
下以誠應上下交孚如此故為厥孚交如然所治既廣物性不
齊使一於孚而不濟之以威則惠蕩而威不震吾恐玩愒起而

曩孽生故必孚信之餘輔以威或遇惡揚善信賞必罰則民心誠信亦且畏服而天下大有矣何吉如之信以結人心天下孚之而不忍離又威以服人心天下畏之而不敢叛此治有之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主君道說五對上看則五又為賢矣大有之世民庶物阜內恬外熙此極盛之時也履盛滿而不知戒鮮不敗者此爻處有之極而能下後六五是其滿而不溢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高致故惟德動天惟天眷德而自天祐之祐之以吉而所為及善祐之以无不利而所行尽利也此正所謂行與事示之者大有盛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虢處有而

望益隆而声光愈著君子之有終為何如甚矣謙之為貴也亨
是行先不得之意有終則要其久而言謙之畢竟好耳

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氣机之下濟地道形勢之居卑本自然如此非是謙的意
思見聖人就下濟上見他光明居卑處見他上行恰是有无心
之謙自然之亨的道理故特以天地言之見得謙亨之理雖天
地有不能處者而况于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一節

此一節極論天人之際以見謙之為貴也以天道言之如日月
之有升沉寒暑之有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之如陵谷
之有遷移山澤之有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福善而福
隆裁抑而傾覆亨盈而福謙也夫天地鬼神且有然者况人得

天地之灵而鬼神之會也其心即天地鬼神之心其情即天地鬼神之正盈者惡之天下公惡之情也謙者好之天下公好之情也人道之好惡如此故人而能謙則有以投人心之所好矣以之居尊其德因謙而益顯則尊者益尊而其道光也以其居卑其德因謙而益重則卑者亦尊而不可踰也夫其始也高而能降卑而能謙其終也高而光不可掩卑而道不可踰君子謙而有終如此

尊而先知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如地道卑而上行也以假借也好必言君子之終者蓋惟君子能謙也惟君子為有終也知謙之有終則知不謙之无終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

平施

今人病痛只是立心不平其視已視人不能无低昂高下只見

得自家好多有自滿自足矜高的念頭只見得人不濟少有謙
虛的念頭此人之大病痛處只是處己處人的念頭不平所以
不能謙也夫所謂謙者非是要人只管謙退屈于人而謂之謙
只是視己的心也如此不見得自家好視人的心也如此不見
得人不濟視己視人只是平上一樣无自滿的念頭无忽略人
的念頭此便是能謙了古聖人心地只是箇平上裏所以以之
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无所
處而不當論謙的道理必須如此看方是蓋人惟心平而后能
謙上則自无不平者称物平施孝者須要識得君子克其自
滿的念頭充滿其謙虛的念頭多者衰則謙虛之心日長寡者
益則驕傲之心日无其所以自待者此心略无一毫加于人其
所以待人者亦此心略无一毫减于己人已物我知持叔衡以

秤量輕重稱得均平一致而初尤有餘不足於其間也君子能平其心如此尚何有於不謙乎伊川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愚謂裒得一分驕矜的念方增得一分謙虛的念使驕矜的念漸上消磨則此心極其謙虛而處已處人之心先不平矣謝顯道一年去得一矜字此正是裒多益寡的工夫

初六謙上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固本柔嘉之善處下又有下人之心謙之至也故為謙上涉川於文義先取只是謙虛之主无適不通雖用以臨事及之秋上終獲濟而吉况平居无事乎甚言謙之必亨也

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人之德係于所養初以柔處下日惟裒多益寡自養于禮讓之中而客氣日以消除主角日以渾化故能徹底謙退而

謂之謙上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不可以声音笑貌為也六二柔順中正是他中心真能謙所以積中形外而詡德有聞也豈虛譽隆而實德病者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上下所歸正是勞上有為上為德之功下有為下為民之績然且居己于謙而若不自知其有功者此君子之行也占者如是則有終而吉矣有終者不居其功而終不能掩其功言即致恭以存其位也

萬民服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
三童溪曰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

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

哉
死不利搆讎不違則也

則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三之所以勞乎萬民者以其功四
之所以尊乎三者以其位七不勝功則四之搆讎是天理合當
如此非詭也非過也故曰不違則謂適得其宜

六五不當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居上能謙是以柔道理天下者也夫人君接下思恭以臣隣
孰无帝巨之顧臨民以恕則人民孰无愛戴之誠故多助之至
天下順之其所從者衆矣不為不當以隣乎然君道貴剛不可
專尚謙抑故吾以謙德綏天下而天下猶有未服者則上罪在
彼正比之所謂後夫然者烏得而在之故用以侵伐以威

不執耳何所不利然非特侵伐之利而已大抵人道好謙况五以謙德先天下則隨其設施措置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故曰无不利深典之也

征不服也

兵非盛世之所樂聞也其曰利用侵伐豈開旁竢之端歟征不服也舜治溫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微柔而不免密人之征聖人豈輕于用兵哉不得已也

上大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處謙極上乎謙者也以謙著聞名譽彰矣故曰鳴謙夫謙而有聞則人心樂與故雖用行師亦无不利然天下事大抵取必在已不可專恃在人况行師大事乎上六陰柔已之才幹不足死位已之勢力尤卑故就他行師一事亦但可征私邑而已威

不足以及遠也

三三
上

豫利建侯行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可以觀人心之順矣卦德以順而動是所以致人心之順者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天下和平治之極也故為豫濟大事以人為本謂之曰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何往不利建侯行師須要本順動未順人心而建侯則百姓歸心如立儲貳如建藩屏民其有不與乎順人心而行師則三軍用命如吳應兵如吳義兵民其有不與乎蓋率一人居千萬人之上而欲其奔走服役驅死罪之民置之鋒鏑之下而欲其忘勞忘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也利建侯行師可見人和之為貴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則是德優望重而天下歸心由是推準動化而其志得行是所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卦德以順而動則是其設施措置皆可以順天理合人心乃所以致人心之和樂以應其上者也夫本之順動以致天下之和而微之則應以觀人心之順以和召和而民悅无疆以順致順而歡欣无間以天下和平之盛万民順治之休卦之所以名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知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天地之道順而已矣誠能以順而動自念慮以至事為莫非天理而不以己與之則此心此理且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而天地相為感召者况人同此心同此理以之建侯行師而人心有不和樂以應之者乎

天地以順動

一節

太極為之樞紐而陰陽順布於其間氣化流行不乖其度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各順其度四時各順其序而錯行代明于天地間者初无過與忒也心極為之主宰而仁義為之時出刑賞予奪不徇其私聖人以順動也是以萬民順治於下不待嚴刑峻罰而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自无有過幸而或忒者也夫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而元和充塞於兩間天地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刑罰清而民服而太和融液於天下聖人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然則順動之道天地之所以豫萬物聖人之所以豫萬民皆不外此豫之時義其大矣哉豫之時義只是順動而已矣

日月四時之運行就是天地之動天地之動不可見故着一箇

故字言天地之道以順而動故見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天地間者无少拂戾而萬物生也化也於其中此天地之豫也日月之晷刻不過四時之氣候不忒正是天地順動處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本義云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愚謂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天地之所以為順動也而万物之豫在其中矣若夫聖人繼天地而出治就有禮樂刑政變動作為出來其所動作无非順理而為之者所謂上順天道下順人情其動而不過其則如日月之順度也動而不忒其宜如四時之順序也所以萬民順治刑清民服而天下和平豫之極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本義云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愚謂聖人以順動當對上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向刑清民服則萬民之豫不當與日月四時相對聖人

說話多有含蓄要須研究始得

雷出地奮

祖考

雷出地奮則有以鼓天地之太和豫之象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樂作焉蓋聲氣之元合於聖心而制作之精播於律呂則所以和同天人者在是矣是以其用之也亟養其情性而義日以精消融其渣滓而仁日以熟樂非為崇德而作然樂既作而德自崇乎其中大極其用之之隆則薦之南郊祭上帝而配以祖薦之明堂祭上帝而配以考斯則享帝享親之餘極九變大變之盛天地人可得而禮矣作樂之用其極于此乎崇德庸謂彰德史稱伏羲始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則當說樂之既作而用以崇德也蓋聖人之德固不待樂而崇然聖不自聖而樂以治心則樂亦為崇德之助若謂樂以彰德則崇字說不去

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人皆以逸豫滅厥德而二獨以中正自守則是性定于中而勢利紛華泊无所好其德安靜而堅確其介如石者也夫惟其介如此是以性定而天下之故可通心虛而萬物之情以類大而國家兵亡之兆小而事物得失之几可以坐照而先見也周子謂靜虛則明七則通莊子亦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意蓋如此占者如之則有以得持身處事之正而不陷于沉溺昏迷之凶不其貞且吉乎不終日言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夫已成而後見斯亦晚矣所謂識不早力不易也安在其為知几哉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所謂介于石以見知几之有本蓋心无物而後能觀物

心無事而後能見事使不能以中正自守則中心攪亂而思慮日昏矣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

九四到慮而志行得時用事者也六三上視于四依阿取寵而縱欲敗度宜有悔矣蓋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占者慶此則當速悔而亟反之可也若溺於豫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矣能无悔乎遲有悔是激登占者改過之意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

四以一陽而上下應之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上之安富尊榮下之富寿安逸皆由我以致之其道大行而志乃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而不可以一人保又必開誠布公以任用天下之士而先懷一毫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于人人亦不疑于我而朋

類之未有如髮之聚于簪也由是以天下才埋天下事而豫不
可以常保乎卦言以順而動所以致豫于前爻言任賢勿疑所
以保豫于後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之豫由我而致則致君之志行于上矣民之豫由我而致則
澤民之志行于下矣平日期許之心得以見諸行事之實志其
有不夫得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疾犹云瘡疾五以陰柔當豫之時耽于逸樂天下事權皆已
入九四之手而人心歸附已在四而不在五矣此貞疾之象也
然犹幸其得中事權雖云位號犹存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
陰柔犹在上也此如周之威烈漢之桓靈尚維不絕之綫猶番

共主之號故又為怕不死之象占者因中以自震則猶可以不
死否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上六冥豫或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樂其所以亡者昏冥於豫之象也然以其動體
則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新不復蹈其故轍矣故又為成有渝
之象如是則過而能改復于无過矣无咎有渝之義其漢武輪
臺之悔欤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非有德有守鮮不溺于豫者初得人之
豫以自鳴五維己之豫以自溺三以阿附而為豫非速悔則悔
矣上以昏冥而為豫非有渝則咎矣四惟有德故能致人之豫
二惟有守故能不溺己之豫然卦惟九四一爻與卦同義尤當
勿疑合著以為保豫之道况諸爻遠豫之豫可不嚴其戒哉

三三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剛來而下柔上為主而剛隨之君臣隨于朝也此動而彼說震
為主而兌隨之萬民隨于野也故為隨夫物來隨已則已能隨
物矣人能為物所隨則行成于有親事集于多助其亨大矣然
必本理義以為同而厭孚之交者不陷于詭隨之習由道德以
孚契而孚如之固者不嫌于苟合之私則雖隨以一人而不為
隘隨以天下而不為黨又何淫朋比德之咎乎蓋不難于隨而
難於正不難于大亨而難于无咎

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變剛來下柔則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于上而剛德之臣下
之以臣而隨君也卦德震動兌說則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于

上而天下之民悅之以民而隨君也規政在朝而惟臣欽若規俗在野而惟民從義以一人而為天下之表率天下而惟一人之趨此卦之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既曰大亨又曰貞无咎何也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則之所以來下者以也動之所以必說者此也夫一正而天下隨之是感在一人而應在天下隨之時義不其大矣哉貞者隨之時義也嘆其大明不可不貞耳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于內而宴息以嚴其用此隨時之道也禮昼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夜居于外而君子吊

之亦隨時之道耳向晦而息此理所然亦不小只看造化之氣
冬來凝息不固則未春必是災沴人若晨而出非夜而息則不
能怡神養氣又安足為平旦進修之本故隨時休息亦靜以養
動之根耳古之學者每教人靜坐蓋為靜以凝寂此心則動有
受用處也陳氏曰規物內會靜者能之謝氏曰近道莫如靜愚
謂齋戒以神其德天下之至靜也易之洗心更无所染易之巖
密更无所滲漏人之精神愈收斂則愈完固人之心休愈凝寂則
愈受用隨之向晦冥息安靜以凝神也後之至日閉關安靜以
存陽也此理須自得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以陽在下為隨上之官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天似不若无
主之虛心之廓然者非其初矣故為官有渝然隨亦人之所不

免者雖有主亦何傷也但隨而不正君子以為黨矣故必擇而後交不私係于陰邪惟依歸于善類則勝已受益匪人無傷故吉隨而不廣君子以為狹矣故必進而求之於一國博而取之于天下凡正人君子皆在所隨則取善無窮而進善亦無窮其有功何如故曰出門交者廣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蕭三謂荀焉曰我得專拜封生遂未寧欲仕乎四陽得時任事而三能隨之則三有所求其毋或可以必得是在人情則然若君子自處則斷乎不可實其勢而利其有况三非正應又有邪媚之嫌故必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其為隨也初不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隨之惟主于行道得時丈夫之不可失而不主于名位之可依权势之可趨乃為利也敵子之與五人友也死

敵子之家者也利居貞就如五人无敵子之家意思所謂不資其勢而利其有也随有求得此就人情論其常正見六三之所當戒慶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随也曰利居貞恐三失其所以随之之道而戒之也居貞非持不求且亦死是心可也特說以為謀所求則夫之美

係丈夫忘舍下也

天下之理從是則失非三之所從既在于四則志之所舍者必在于初蓋邪正不並立而人心无二用故也

九四随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立同德是位極人臣而德足以称位者也言者值之則随于君而時乎民其志无不遂矣然勢陵于五权重者易疑位高者难下是雖非有邪心而危疑之地勢必多

凶而多惧故雖正亦凶然處此當何如惟在據志納悃開誠布
公內有孚信之志而外之所處又皆一一在乎道義而不致有
非分之為斯則居寵思危履危知戒曉然于君臣上下之分而
不少有毫髮僭差其明如此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死震主之
危不賞之惧矣蓋人臣之所可表見者惟此心而所可請執者
惟此道內焉有孚則人將諒其心之无他外焉在道則人將信
其行之无諉故庶得以完名全節不辱不殆而无咎也郭子儀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深得此爻之義者
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明哲之功也蓋由中心明達深見得人臣之義必當精白此
心所以心存孚信必當檢束此身所以事焉合道爻言有孚在
道就是明此言有孚在道本于明辨雖異而歸則同也

九五孚于嘉言

六二柔順中正臣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靡不信從重其順而不疑其專大其叔而不息其迫能信于善者也如是則德業有成而天下隨之矣不其吉乎

孚于嘉言位正中也

身者取人之則也九五之位正而且中則是非之鑑以照取舍之極以定故以中正而相信也苟无其德剛視人之賢若柄鑿之不相入矣其何孚信至此哉

上大狗係之乃從維之正用享于西山

隨極固結誠意懇至修身則同道期于相益雖勞益堅事國則同心期于共濟雖久不疲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雖道窮轍迹畏于匡厄于陳蒸流離困苦而卒不忍去既係且維相隨之不

可解也如此推此誠意之極不但可以隨人亦可以事神夫蓋
至誠亂動幽明一理故用享西山亦奚不可所謂誠无不格也

三三三
限上下

蓋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體卦變卦德皆所以致盍也剛上而柔下上下睽遠卑巽而
苟止君臣息緩此固是所以日非而天下之事漸至于大壞極
弊而不可解故為盍上壞之極亂當復治故盍可治而元亨天
時有可治則任世道之責者直須奮然尽力以治之以拯天下
之大亂以維天下之大勢尽心竭力不避險難而勇往以為治
可也是以利涉大川然所以治盍之道不可不講夫盍壞之世
百孔千瘡紀綱法制其靡墜而不振者多矣必當及時而更新
之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因其已存之緒沿

其未墜之典而飭治振起之不使其大壞極弊以至于不可救藥也然治之於已壞之後而使後事之方始者一或謀之不詳則雖振起於一時不能維持于可久蓋雖治犹弗治也故必丁寧詳悉于後事之初紀綱之創始而長慮却顧法制之更新而熟思審處其所創造所作爲者務要慎之重之爲謀萬全而傳之先窮番之永久可也因其盡而更新其治之者不可不力治其益而丁寧其爲之者不可不密此所謂先甲后甲而大川之涉爲此而已元亨不在是乎先甲後甲只是一時事時事盡壞就當整治振起而維新之其所飭治振起的又須致其丁寧而所爲者更先滲漏則治盡之道既精且密而天下无不治矣

盡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大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揚勵以啓頤

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上下不交而兩情不能以相
通卦德巽而止則上下偷安而庶事日至于叢挫皆足以致盡
也故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天下治就人事說言治蠱而至于元亨則前弊已革而世道一
新天下必復治也往有事是更張作為意言當天下壞亂之際
直須勇往有為不可因循以坐視其弊也治蠱而先甲后甲以
為之固人事修而天下治矣然孰非天運之所以開其治乎蓋
天下之亂不終於亂之終轉而為治之始本天道自然之運
也先甲后甲其以人而應天乎卦辭曰天運說向人事上未豕
傳曰人事說向天運上去蓋互相發明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壞而有事于更新
矣蠱之象也君子當蠱之時而依斯象有見于治之弊也而風
之會起之也然民風之不振皆起于教化之不修而風化之原
亦自吾心之德為之耳于是彰礼教以範天下之俗明道術以
一人心之趨必使士人有庶恥而天下有風俗然欲振民風而
不先自治則教之无本其何以風天下乎故必求端于自治而
操存涵養以育吾心之德必使吾德既修而可以表儀倡率於
天下夫蠱之時教衰俗弊而吾育德以先之振民以正之則教
化行而習俗美天下之蠱死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終吉

初六當蠱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于前人已壞之緒為能餘
治而振起之有幹蠱之象其占為有子以治蠱則能克盖前愆

而考得无咎盖前人之盭是前人之貽其咎也子能幹之則于前人為有子考雖失于前而復于后咎其免矣此初之占辭所以責成于為子者也然既謂之盭亦已危矣不可以為未深而遂易之必其知危而戒自新以為后事之端丁寧以監前事之失慎之重之務以曲体前人之心而善補其過則墜緒可新而前業克振終吉不然是亦未為有子也

幹父之盭意承考也

初六所以能幹父之盭者以其意在于承者而欲置親于无過之地也盖沿習之弊雖在于前人而克承之心當尽于人子初惟善繼其志故能善述其事而幹盭之不容已也

九二幹母之盭不可貞

五是柔中之君有母之象二以剛中之臣上應六五為之繩愆

糾謬為之補弊與衰曰其蠱而幹之皆幹其所當幹者故為子
幹毋蠱而得中之象所幹之事固得其中然以柔來剛恐其所
幹的未免有堅貞拂戾處故又戒以巽順周旋婉轉委曲匡救
而存將順之誠幹理而得和平之道則既能成君之善又不拂
君之心斯為善處者矣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而得中九其曰革損益為町當為得經昼佐理之宜无
矯枉太過之失此所以能幹母之蠱也

九三幹母之蠱小有悔无咎

九三在蠱卦亦是承國家之積弊而能更張整理之者故有幹
蠱之象然而過剛不中未免處之太驟或激而至于傷恩行之
无漸或速而病于不達故小有悔以心言然巽体得正巽則

有以制其剛是氣雖暴而心則順者也正則有以補其不中是
迹雖過而事則當者也故其處之雖驟而不至于大拂前人之
心行之雖遠而不至于大失時勢之宜揆之于理可以无大咎
此于幹蠱之中而求其善不善之故豈亦得失相半者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終无咎則不但无大咎而已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
畧其失而深與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六四以陰居陰才弱不能有為
是徂于日循而憚于變革坐視其政之日弊而已有裕蠱之象
裕則天下之弊日甚一日故曰往見吝司馬溫公謂新法之弊
去之當如救焚拯溺裕其可以治蠱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吝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是得賢輔治而振起先業條其紀綱而墜者已奉存其法制而廢者已脩或為先甲后甲而前人之弊于此悉去或為振民育德而先王之緒于此聿新此則中興之主繼世資君而令聞死窮矣不其登有吝于天下乎

幹父用吝承以德也

君能用臣故吝不在臣而在君如高宗之得傳說周宣之得仲甫以成中興之治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當蠱之時以剝陽而在事外不委贄以事人惟高潔以尚志蓋於世故死閑而于性真有得非賢者不能也其伊尹太公之流以時不遇而抱道自守非以隱為高者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空謂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此士之所以先志也上九不事王侯其志超然脫于塵世之外而富貴功名曾不足以累其心者故謂其志可則即漸之其羽可用為儀也若潔身亂倫則不足為法矣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于二陽則其勢已盛而駁上乎不可禦矣正人用事吾道獲舒雖非以逼小人而小人自消然意阻而不敢近若有進逼之又故為臨說而順剛中而應臨之善也當此時而又有此善以此而臨小人小人之道窮矣此吾道所以大亨不以此而臨小人小人投吾間而乘吾隙矣可

不利貞乎然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陰當長而小人將復得志而有凶矣曰利貞者即人道之常然而戒以慎始之道也曰八月有凶者即天運之必然而懼以慎終之防也聖人為君子謀可謂深且遠矣八月謂自臨至睽九經八爻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二陽雖微時方浸長有礙七乎不可禦之勢故雖非有心以逼乎陰而小人自當退避消阻而不能近是小人勢凌于君子而君子駕馭乎小人有凌逼之義故為臨

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浸而長固時之盛也然以卦德觀之坤順而兌悅則是其臨小入也不恃其壯而能悅以先之順以處之悅則剛壯不形于兩目順則施為不拂乎時且卦德有其善也以卦體觀之九二

剝中而應六五則是其臨小人也。不恃其壯而能剛而不過且
又應得其人剛中則善。用其剝有應又同德相助卦体有其善
也。夫當剝長之時而又有其善如此故文王係辭曰大亨而又
必戒之以正者此正天道之當然也。蓋天者理而已理者當然
而已卦當剝長之時而又有是善則夫君子之處臨雖得大亨
而尤利于貞者正以時不可以常保理不可以或失其施為之
正固而持守之嚴明正理之所以維乎勢而天道之當然如此
也。若徒恃其亨而不以正則遠乎卦之善矣。夫豈理哉。蔡氏曰
說而順剝中而應此臨之正也。即天之道也。大亨以正當如死
矣。歸重正一邊說。

澤上於地

死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與卦名取象不同。教思謂教育成就人的

意無窮直說言其深也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无疆橫說言其廣也以此臨民作君作師之道尽矣

初九咸臨貞吉

初與二卦之所以為臨者也故取凌逼之義初以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將消之勢統御諸陰而凡群小之類皆其所凌逼而擯斥之者也故為咸臨然剛而得正其咸臨本无不正者也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為臨者皆出於正自治以嚴而不苟慮事以密而不疎則以正勝邪而小人自不能近不其吉乎貞就是悅而順剛而中的道理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君子以世道為己任其志上欲行正道以致君下欲行正道以澤民故恐小人害正而不得不咸臨以

去之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而臨四陰與初九咸臨同然有剄中之德上進之勢夫惟剄中則臨塗有道而能屈服小人所處无間可投无隙可乘故其占吉夫惟上進則其道大行而設施措置沛然必達故其占无不利即所謂元亨也吉利不宜混

咸臨吉无順命也

本義闕疑不敢強解或云未順命與上志行正一般意思九二咸臨固吉无不利矣然其所以咸臨而去小人者豈其量之不弘而不能容小人哉蓋君子之志惟欲行正道以舍令于天下而天下順而從之也彼小人之于君子心術不侔趨向各異吾道以正而小人以邪其於君子之命時或以邪僻之術而排阻

推抑于其間故率天下而悖道逆命者必小人也小人不去則吾道不行故君子之臨小人蓋為其不順命而不容不去之耳君子之用心固如此其於小人也初何一毫關涉初何一毫嫌隙哉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初九九二徧臨四陰六三在其所臨之中者慮己不見容於君子而以陰邪媚悅求容于君子之凌逼殊不知君子者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如之何其能免之故无攸利惟去邪從正憂而改之則變而為君子矣故得无咎本義曰勉人遷善蓋教小人而為君子者也為戒深矣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是知其有教忌容保

之德而中心好之其與相臨者情意最為切至非外親內疏者
比故為至臨夫然則形迹兩忘而諒邪莫入教養之治可願以
成功矣何咎之有

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木葉正故於剏正如初者自不亮情意交手而相臨雖至不
然則見人之賢而未必親雖親而未必篤彼此薰播而情不相
入矣其何至臨如此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知者以先務為急
君道以守約為宜六五當臨下之任而柔中虛已以應九二薰
辨並規遠照明目而知急于求賢之先務以其臨天下者乃知
之事誠為執簡御煩而得致理之要道者矣不為知臨大君之

宜乎如此則君不勞而天下治教思容保之政坐見其底績矣
豈不吉乎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用人便是理之正當處
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偏于自用者高以亢過乎中者
也昧于用人者卑以陋不及乎中者也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
二其存之之中以為實而莫非純心用賢之誠帝王之所以允
執其中者此其執之矣其發之也中以行願而莫非崇德尚賢
之典帝王之所以建中于民者此其建之矣君道之宜不在是
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臨之道積而至于極夫是以其與初二相

臨也定之以久要之義孚之以死朋之情敦厚于臨久而
者也占者如是則道義相成而人已无失吉且无咎矣至者內
外无二敦者始終如一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卦二陽成臨之君子也上九雖非正應而志之所欲與為臨
者專存于是上以愈久而愈不忘而為敦臨也否則以外而不
以內以親而不以心其臨之有終者鮮矣